

宽窄巷

宽窄切百展·都市慢生活

城市笔记

封面

2018.5.15
星期二
报料热线
028-96111

主编 张晓琴 编辑 李贵平 版式 方雷 校对 廖焱炜

文博百话 ①

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。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都会针对这一特别的日子挑选一个主题，以反映社会关切的核心议题。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确定为：“超级连接的博物馆：新方法、新公众”。

为此，宽窄巷特别推出“图博百讲”围绕我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及民间博、图举办的重要活动等，打捞“镇馆之宝”或“蜀地宝藏”，或对话重量级考古专家、讲解员、文物保护及修复专家。

这一期的“城市笔记”，我们先来看看四川博物院的一位年轻讲解员，是如何从一个“小白”成长为金牌讲解员的？她在自己的讲解耕耘中收获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体验？



她在北京故宫学习参观。

□小贴士

国际博物馆馆日定于每年的5月18日，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(ICOM)发起并创立的。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，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、参与和关注，向全世界宣告1977年5月18日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，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。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“超级连接的博物馆：新方法、新公众”。

是怎么炼成的



金牌

年

川博讲解员周莉娟

在四川博物院的“四川汉代陶艺艺术馆”展厅门口，一块石砖一样的藏品总会在第一时间引起游人的注意。它身着历史的尘埃，泛起青色的古韵，安静地躺在玻璃罩下。

“这是东汉的‘二十四字砖’，上面有四行字：富贵昌，宜客堂；意气扬，宜弟兄；长相思，毋相忘；爵禄尊，寿万年。我把它叫作‘汉代的中国梦’。清脆的女声中断了人们思考的涟漪，讲解员周莉娟拿着激光笔，透过玻璃罩拂去历史的层层尘埃。它展现在观众面前的，是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。

距离周莉娟第一次站在这块“石砖”面前，已经过了将近十年。那时，四川博物院新馆落成，周莉娟作为第一批讲解员加入其中。如今，她成了当年仅剩的十分之一中的一位。

“大部分的讲解员都已离职或者转岗，留下来的人只有三四个。”周莉娟说。

在5·18世界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华西都市报一封面新闻记者特别采访了四川博物院的“金牌讲解员”周莉娟，听她讲述与文物背后的“十年故事”。



2016年，周莉娟接待尼泊尔政要。

肆 她不喜欢被称作「花瓶」

为了接受采访，周莉娟特地把自己“捯饬”了一遍，但是在平日的工作中，周莉娟总说自己糙得很，天天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也只有遇到重要的接待，才会收拾一下。她不喜欢被别人说成“花瓶”，尽管气质和声线出众，但她更为在意的是肚子里那点墨水。

“我经常会上网对于讲解员的评价，好像会‘背’，长得好看就成了。”周莉娟很不服气地说道。

为了给四川博物院的官方微信录制音频讲解，一个展馆就得花费周莉娟一个月的时间准备。期间，她要在工作之余阅读50份以上的文献，再结合讲解框架，组织成自己的语言，讲得还必须有趣味性。

从去年10月接到录制任务，到现在，周莉娟才完成了四个展馆的讲解。有游客在公众号下留言：“这位讲解员小姐姐声音好听，讲得也很幽默”。

“我们讲解不可能只讲一件文物的朝代背景和它的长、宽、高，那观众不如自己看文字介绍就好了。需要挖掘背后的一些故事才行。”“接地气”，“贴近生活”，周莉娟如此评价自己的讲解。

就像开头提到的汉代“二十四字砖”，周莉娟形象地把它比作“汉代的中国梦”。它囊括了我们现代人对于一生追求的一个浓缩，有关于升官发财的、有关于爱情甜蜜的、有关于身体健康的，等于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梦想都浓缩在了那一块砖上边。她的讲解里显然融入了自己的见解。

四川博物院的青铜器展厅里，有一件被誉为“镇馆之宝”的藏品——“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”。由于上面有着两百多位人物形象，周莉娟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作“古代的朋友圈”。而古人宴乐请客的情景在她口中，也变成了“唱卡拉OK”，编钟则是古代的“音响设备”。

周莉娟把自己现在的工作形容为“三分讲解、七分社交”，除了日常讲解，她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社会教育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实施。

周莉娟喜欢给小朋友讲历史，每周三她都会来到成都市实验小学，那里有专门的“博物馆课程”，一学期16个课时，每次去两节课90分钟，古代交通、古代服饰、古代军事与战争都是她的课题。

小朋友对历史知识接受有限，她就把课堂设置成“闯关”，周莉娟说，比起传统意义上的看展，这样的课堂教学，对于小学生的收获会非常的大。

周莉娟还透露，自己也承担了一些市州博物馆的讲解员培训工作，在采访结束后就要启程前往雅安，“我希望博物院多进来一些新人，我们这种‘老人’也该退了。”

她第一次见面，31岁的周莉娟给人的感觉，知性、优雅，谈吐极佳。聊天中，我们慢慢发现了她活泼可爱的一面。

周莉娟的朋友送了她一个名号：“优雅的疯子”。但其实，私底下，这位“大龄女孩”生活比起同龄人简单得多，闹腾起来的时候，也有女神经的一面。

周莉娟笑着说，自己的社交圈太窄，因此也一直没有恋爱，工作之余健身成为她唯一的爱好，在她的朋友圈里，可以看到很多在健身房的照片，“早上6点20分起床，去健身房跳完操，八点出门去上班。”她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做了近十年讲解员，周莉娟几乎没有过一天完整的春节假期和国庆，她告诉记者，对家人是有“愧疚”的。如今，四川博物院的专业讲解队伍里有十名讲解员，其中最小的去年刚刚大学毕业，这也是周莉娟招聘进来的。

周莉娟说，看到她，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钟雨恒



生活中的周莉娟。

叁 注重讲解中的「横向对比」

周莉娟说，在博物院，讲解员成不了“专家”，必须是“杂家”。“川博是综合性的，有美术，有陶瓷，有青铜，有佛教。不是你精通‘中国美术史’就可以应付的展馆。”她说。

这十年间，周莉娟印象最深的一次特展，是2016年举办的印度佛教展《梵天东土并蒂莲华》。因为集结了中国和印度能够想象到的各种流派，学术价值非常高。“所以当时我们准备得也很痛苦，它的面太大了，各个朝代都会有涉及到。就是那一次，我发现自己还是有巨大的‘短板’，在佛教造像上并不那么熟悉。”

周莉娟回忆道，在准备张大千画展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在文献里找不到实证的问题：他的画作中，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红珊瑚这种颜料？为此，她特意找到了著名的工笔画画家任重，寻求一个正确答案。

对她而言，除了各类展览带来的讲解词考验，还经常会遇到现场观众的刁钻问题。“比如说张大千究竟画了多少幅画？因为到现在也没有统计清楚，一般说3万到5万。观众就会追问到底3万多少。我们都说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，尽量能够解答他们的问题，就算回答不上来的，我把问题记下来，知道答案了，我会回复他。”

由于“张大千书画展”算是四川博物院的一张名片，来到此地的观众总会特别留意这位传奇画家，尤其是他身上那些轶事。周莉娟说，正因为张大千的故事实在太多了，讲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，哪些可以用，哪些要摒弃。“我特别爱讲的是他去敦煌的一段‘文化苦旅’，这是他画作很明显的分水岭。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到敦煌的直线距离大概是2400公里，就是我们现在去敦煌也得到兰州去转机或者转火车。当时张大千是带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浩浩荡荡去敦煌，一待就待了31到32个月。你就可以讲到他之前的风格和他之后的风格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化，这是我必须要讲的。”她说。

长年接待外宾，周莉娟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。比如说讲到张大千就一定要讲毕加索，只有这样，观众才能理解毕加索立体主义和张大千的“写实”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。“张大千和毕加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又碰过面，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连接点。”她这样解释。

周莉娟也坦言，就讲解员现状来说，干了十年还在做这一行的人确实很少。一般来说，大家更愿意往管理岗位靠齐，不愿意留在讲解一线。与之相对应的是新生代力量的匮乏，虽然博物院定期会有校园招聘，但周莉娟告诉记者，在面试中她经常会发现现在的大学生文化积累、对博物馆的了解是远远不够，很难遇到优秀的人才。

“我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，你近期读过的三本书是什么。但是大多数人都回答不上来。”

贰 特别需要眼界和学识

博物院里的时光冗长而单一，一头栽进去，动辄就是几千年的沉浮。光阴恰恰对于女性而言，显得格外珍贵。和周莉娟同期进入博物院的其他讲解员，百分之九十已经离开曾经的岗位。

十年过后，当初的30人只剩下三四个，其中就包括周莉娟自己。并不是没有私人博物馆找过她，开出的薪水比这里高很多，但周莉娟从来没有动过念头。这些年来，即便有过彷徨，但她还是在“情怀”二字面前低下了头。

在周莉娟看来，讲解员的工作已经不单是一份职业，从中获得的眼界和学识不是其他东西可以比拟的。“这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你的谈吐，你的气质。在博物院的文化积淀和感受到的文化氛围，绝对是可以碾压所有其他行业。”她这样认为。

最近，周莉娟正在读一本关于汉代墓葬研究的学术著作：《汉帝国的遗产：汉墓考》。这是作者姜生在参观完“四川汉代陶艺艺术馆”以后亲自送给她的。这位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教授在听完周莉娟的讲解后，和她成为了好朋友。周莉娟说，姜生老师在参观过程中甚至会兴致勃勃地拿起激光笔，自己“化身”讲解员，从历史学家的身份讲解眼前的文物。“我在专家面前，始终是个学生。有时候遇到某个方面的专家，会意外地学习到很多知识，也是一个很充实的过程啊。”

她总结，讲解员是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一条“纽带”。

周莉娟把所有资料统统录制在MP3里，她一逮到空闲时间就听——坐车听、走路听，上厕所也会听。收获还是很大的，即使到现在，川博九大固定展厅的讲解词，她已经不需要任何准备，烂熟于心。如今，周莉娟的手机里除了讲解词和英语，几乎没有任何一首歌曲。

“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天天躲厕所里，不敢出来，怕被主任‘抓’去讲解。”她似乎心有余悸。

壹 这一「试」，就试了快十年

2009年，随着新馆落成，四川博物院正式改名为“四川博物院”，急需年轻的血液流进历史的“聚宝盆”。还未从四川大学毕业的周莉娟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川博的面试，她去应聘“双语讲解员”。

由于本科学的播音主持专业，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形象好、气质佳的周莉娟很顺利地进入川博。其实这之前，她已经在川博实习了一段时间，当同班同学都倾向于“光鲜亮丽”的主持人的时候，这位20出头的成都妹子却一头扎进看似“沉闷”的博物馆行业。她把这一切称之为偶然。虽然自小喜欢历史，但当“讲解员”不在她的计划之内，来到这里，初衷是与自己的专业还算对口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她干起了这一行。

周莉娟经常说：“我也没想到，这一试，就试了快十年。”

近十年里，周莉娟以讲解员的身份接待过各级领导和外宾不同的文化名人——包括国外政要、财政部长、金融大咖和著名演员（如林青霞）等。

2013年，由于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通知，周莉娟曾在50天内5进庐山，顺利完成地震纪念馆讲解工作。可以说，周莉娟俨然成为了川博一张行走的“名片”，但凡有重量级的接待讲解，都会有她的身影。连川博录制的微信官方讲解都出自于她之手。

然而，并不是博物馆专业出身的周莉娟，一开始也是“小白”一个，闹过不少笑话。

周莉娟向华西都市报一封面新闻记者回忆道，2009年新馆建成后，她接待的第一位“观众”就是当时四川的一位省领导，后来想起来，自己说话都在打磕巴，“我们几个女生被安排站在不同的展厅门口，战战兢兢的。”

还有一次，为西藏博物馆的馆长讲解“藏传佛教文物展”，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她一时紧张便说：“你们那儿是不是早穿棉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了呀？”当时那位馆长听了噗嗤一笑：“姑娘，你说的那是新疆吧！”

“我们最早那会儿还是很痛苦，半年突击熟悉10万字的讲解词，这是非常大的量啊。”周莉娟说，厚重的文化历史和川博收藏的32万余件藏品，给当时这批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带来了不小考验。为了迅速地熟悉讲解词和相关背景资料，周莉娟把所有资料统统录制在MP3里，她一逮到空闲时间就听——坐车听、走路听，上厕所也会听。收获还是很大的，即使到现在，川博九大固定展厅的讲解词，她已经不需要任何准备，烂熟于心。如今，周莉娟的手机里除了讲解词和英语，几乎没有任何一首歌曲。

“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天天躲厕所里，不敢出来，怕被主任‘抓’去讲解。”她似乎心有余悸。

2013年，周莉娟进入四川大学攻读“文物与博物馆”硕士。期间，她仍然保持每周2-3天的川博讲解工作。这段经历，成为了她讲解员生涯的分水岭。如果说前五年周莉娟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后五年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就完成了在博物院重要接待工作的最后一道“防线”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资讯